

清代安徽士人健讼与社会风气

——徐士林《守皖谏词》的解读

王日根 江 涛

(厦门大学 历史系,福建 厦门 361005)

[内容提要] 徐士林守皖期间审理了大量案件,其中有不少属于士人健讼方面的案件,显示出安徽地方虽然教育发达,但因为士人往往无法缘秀才资格而升格,遂沦为地方社会的健讼者。他们凭借自己掌握了一些知识,勾结官府,为非作歹,欺压百姓,制造了许多毒化社会风气的事端。徐士林本着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的为政理念,秉公处理了一批这样的案件,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,刁讼之风得以抑制。他本着从宽原则,最大限度地挽救了一批士子。有时采用罚款的形式,将所罚款项用于修葺学堂、寺观,力求教化世人。对士子的处理时常公布于州县学,亦是要起到警戒的作用。

[关键词] 清代;安徽士人;健讼;社会风气

[中图分类号] K249

[文献标识码] J E

[文章编号] 1000-422x(2009)02-0067-04

明汪天锡辑《官箴辑要》的《宣化篇》中说:“放刁把滥之徒,在在有之。大抵此辈皆系奸民猾吏,操心不仁,专窥瞰官府差错,采摘富家过失,或自身陈告,或教唆他人,兴灭词讼,把持官府,懦官弱吏,往往为其所制,莫敢谁何!为政者到任之初,必须严立纪纲,或体察得出,或因事发露,痛行科决,迁发禁锢,则民讼简息,风俗淳美矣。”徐士林于清雍正五年(1727)四十四岁时授江南安庆府知府,到雍正十一年(1733)十二月因失察私铸,降补汀漳道,其间共6年时间。他在判案中注重查明事实真相,注意按律酌情,属意断案后的效果,树立了一个廉洁奉公、明察秋毫的清官形象。他认为:士者民所视效,士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,士人健讼,必然带来社会风气的恶化。徐士林治理地方首先便注重从治士开始,为根治刁风做了积极的努力。

一、士人健讼俨成宿疾

在安徽,读书风气早有传统,中第人数亦颇称不少。但是由于科场的拥挤,许多读书人却无缘敲开功名的大门。长期的积怨或成为心理失衡的因素。在地方上,有些监生恃强为恶,捏

造罪名,陷害对手,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有时地方上有一个监生之类的人为害,别的监生可能也睁一眼闭一眼,纵容其为恶,因而形成严重的歪风。徐士林为官清廉,秉公而断,对扭转地方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。

读书人有时成了罪犯的挑唆者和推波助澜者,起了恶化社会秩序的负面作用。《操祖铭恃强伐树案》中说:县学生员本是作为一县道德的楷模,对社会风气起正面引导作用的,但从徐士林的判案中可见,县学在某些地方却成为社会恶劣风气之源。“官权直归私室”,生员因与官府熟悉,往往左右地方政局。即所谓“祖铭之金言一出,典史之朱签立至。”“县庇捕,捕庇操,操复自庇以庇捕,官监帆联一气矣。”因为案件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解决,所以好讼之风气更加盛行。徐士林认为过去“历来县令止畏其威,不察其奸,遂养成此夜郎王耶?其子耀宗身列国学,不干父蛊,反济父恶,均应详革究拟。姑念祖铭年将就木,予以宽宥。传谕教官,将伊子操耀宗,当堂重责三十板。惩其子以儆其父。对于“悍不守分,压田起衅,架空五害,验无一实”的袁彦博,对于“惯弄刀笔,遇事生波,代表主稿”的刘巨江“均予责惩,以杜讼风。”

[收稿日期] 2009-03-01

对于监生操祖铭“老奸阴谋,惯于讼,诡于讼,兼恃强势,以济讼胆”,徐士林考虑到他年事已老,乡党侧目,希望他能保全晚节,“倘能悔罪敛迹,或可保全头巾,以终余年。如敢怙恶不悛,本府疾恶如仇,不肯令若辈竟漏法网,银顶青衫,摇摆于阎罗殿前也。事实上,操祖铭有一帮帮凶,“刘士伦、聂扶升、王禹臣、谢竹瞻、熊苍玉,或衿或监,扛帮捺议,抗提数月,皆操羽翼也。徐士林给予他们“姑免逐释,予以自新”的机会,他将这一处理结果“并行县学”,就是希望“前车覆矣,后车可不鉴哉?”

有的是回乡的蠹吏横行乡里。如《何玉铉冒祖坟案》讲到怀宁县退职小吏何玉铉“仗蠹余威,欺宦衰裔,冒祖坟以侵地,藉仇邻以惑官。”“谢洪涛身充乡约,徇私扛证,倡首鼓众,不便仍留滋事,革取乡约,不许复充。”徐士林对于退职蠹吏实行严厉的处置,目的也是为了树立正气。

《李廷桂违约争田案》说作为监生的李廷桂“背父强赎”,作为监生的徐孔彩“抗官无状”,均有失斯文。“均应惩戒,姑念二生年俱衰迈,均从宽免。”徐士林一直坚持的是从宽原则。

《张三照架词争婚案》说的是张三照母亲曾经乳过程氏之女,他受一帮生员挑唆生出欲强娶程氏之女的歹心,无奈程氏之女已许配江姓。经徐士林审讯,事件才得以解决。

《黎宰衡捏照冒祖案》揭示的是讼棍黎宰衡试图讹称生员汪琦的祖冢为自己的祖冢,他还通过秀才李维思、魏朝“扛帮袒证”,徐士林非常厌恶这类事,他说:“数年来,六皖奸徒捏契造谱,败露者难以计数。”可见这种歪风在安徽地区非常盛行,只有用重治才能有所矫正。

《江图檀文交互争祖茔案》中说了檀姓、江姓共同葬祖于一山,后来檀姓卖山于汪姓,江姓表示不满。江姓乃国子监生,属名门巨族,本不该参与构讼。徐士林判决:既然山属檀江二姓所有,任何第三方就不应插手其间,双方均没有出卖给第三方的权利,檀姓擅自卖山给汪氏,得汪氏价钱五十两属于不当收入,理应退还给汪姓,目的在于“一消焚秀之邪念,一杜贪利之恶风。通过判决还可以成为“正人心之一法”。徐士林的用心可谓良苦。

《葛行德冒祖争山案》说的是葛行德“冒占捏假”,漏洞百出,徐士林发现“葛行德老矣,奸谋多年,本府尽为摘破,枉费心机”,“葛一安,身列国学,不干父蛊,反敢咬文嚼字,援引小君太君,以证女府君,无耻殊甚。”徐士林处理了该案后,将审理结果行文到县并下发到学馆,以起到端正士风的效果。

《朱维彤越界冒祖案》说到监生章钟陞的祖坟之地被朱姓冒认,朱维彤“冒祖越葬,挺讼捏结,殊玷衣冠。”《李乔冒祖占山案》说的是桐城武生李乔“蓄志并吞(阮心一祖冢),冒祖占山”。李乔一是假造印契,“契内印色固新,墨迹非旧,事后假捏,情弊显然。”二是串胥作奸,制造假象,三是假造一祖,污称存有祖冢,四是不仅冒李姓祖为己祖,而且冒徐姓祖为己祖。对于这种“大胆包天,横肆无忌,刁奸种种”,徐士林认为“实玷宫墙”。对于李乔这样的“神奸”,徐士林亦抱着治病救人的精神“从宽传谕教官,当堂扑责,傲其顽胆,予以自新。徐士林总结道:“皖属讼棍,假契冒祖,刁词健讼,相习成风。即使是阮心一在诉讼过程中亦“乃必捏添情词,抄粘混呈,亦属不合,罚银八两,助修府学崇圣祠,以为弄巧成拙者戒。”^④

《张玘冒认祖妣案》说到,太湖县生员张玘冒认祖妣,当时安徽流行一种冒认祖冢的恶习。原因在“盖由愚民刁徒,或涎吉穴,或利荫树,丧心大胆,自罹法网不谓,出自败类之衿监者更且不一而足。”张玘冒认祖妣石槨,“借端刁告”,徐士林对于这类“士风至此,败坏已极”的现象,晓谕士民“祖不可冒!心不可丧!官不可欺。革恶习而还口风,是所望也。他想起太邑监生陈至川假雕木戳,图赖阳山,宿邑监生吴贺岩倒题碑记,强占洪山等事,觉得“直道自在人心,奸诈百计将谁欺哉?”^⑤

《谢鸿等互控建闸案》说了桐邑生员谢鸿等告监生李惟选等擅塞官河一事。“一则防水害而不顾人之失利,一则争水利而不顾人之受害,各挟私意,两不相下。县断不服,继以控府。”^⑥

《汪宗洪争继诬赃案》说的是已过世的廪生汪宗卓家道颇丰,遗妾宋氏,竟乏后裔,汪宗洪作为同堂兄弟,过继自己的儿子文驹继承宗卓的香火本属情理中事,但汪宗卓与汪宗洪关

系不恰,只是同宗汪伯讦策动宗洪垂涎宗卓的产业,硬要过继自己的儿子,宋氏本已接受了同宗一个叫汪文祀的过继,汪伯讦于是唆使宗洪强行告官,甚至抢了宋氏稻子十石,霸占宋氏的田产。徐士林认为这种争继行为有悖礼义,须责杖宗洪“以儆刁顽”,像汪伯讦身为县学生员,却“扛帮唆讼”,考虑到他“从前未见遗嘱真迹,故尔附和妄争,及当堂指示晓谕,即俯首无词,从宽发学戒饬。”^⑭希望学校能给予其正确的教育和引导。

二、安徽地方健讼风气的蔓延

士人的健讼可以蔓延到社会各阶层,乃至让我们形成了安徽地区“健讼”的总印象。《张有声主婚强卖案》说,潜山县有一孀妇张阿何守志抚孤已七载。但其叔翁张有声却要将她改嫁,先是卖给胡高爵,阿何“剪发控县。张有声被惩罚。但他不思改悔,继续托操义三为媒,硬立婚券,卖与胡杰士,通过抢亲办法将阿何抢至胡家,阿何竭力反抗,阿何的儿子奔至胡家,要求释母,未果,儿子带着母亲剪下的一绺头发再次控诉至县。张有声恶人先告状,说阿何与李翘有奸情,才不愿嫁给胡杰士。原因出在张有声想强占阿何的几斗田,看到李翘买得了这些田,便心生嫉妒,从而编出一套谎言来。徐士林判决结果是:张有声年岁已高,从宽免究。其子张如芳代立婚书,并强抢之胡杰士,强媒之操义三,各予重责,以儆悍恶。张有声所得财礼一两四钱,追出入官公用。婚书涂销。张阿何听其守志。倘有声父子再敢逼嫁,倍处不贷。生员张家载、张榜挟官阻审,又复抗不到案,另提讯结。对于阿何坚持守节,给予鼓励,并设法消除引起口实的李翘等因素”^⑮。徐士林的这一做法坚持了公正且长效的原则。

《王符玉盗卖刁告案》记载了四姓互控的案件,起因均在于王符玉贪利忘义。康熙六十年,王符玉将公祖山余地割卖于彭方九,契载“上凭祖坟冢,下至山脚,左右俱凭流水沟为界”。雍正元年,王符玉出于贪利之心,又将此山卖与胡又先,契载“上至山顶,下至山脚,与彭公管,左至朱人界石,右至彭人坟冢。”显然与卖给彭姓的山地存在重叠之处,至少是部分重叠。到雍正七年冬,刘植看中了这块风水宝

地,胡又先贪利,将自己买入的一部分转卖给了刘植,符玉从中也得到了好处银四两。因为这块地最先已卖给彭姓,彭姓直到刘植葬坟时才知事态,于是控告刘姓和胡姓。彭氏采取了以牙还牙的办法,既然刘姓葬了坟在我买的山地上,彭便也葬坟在刘姓坟茔之右。刘姓自然要控告彭姓,王符玉从中劝解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。王姓家族中人对王符玉的行为很不满,王符玉只得捏造证据,说刘姓掘了他三世祖的坟,本来契约中曾提到王氏有祖坟三冢,从实地勘察知,三冢依然存在,另外有胡氏的冢、刘氏的冢,可王氏却捏称他家三冢是三块分散的冢地,即族冢、族僧宝叔和父母冢,诬称刘氏刚才掘了他们家的父母冢。徐士林判断,这些均属于王符玉捏造事实,实属子虚,完全是王符玉贪利而编出的谎言”^⑯。

《太湖县民蔡方来冒祖占葬案》起先正署两官依据了伪谱做了误判。徐士林经过验谱,发现蔡方来篡改了旧谱,且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。其“冒人之祖,占人之地,侵人之冢,复敢污人之祖妣为婢,污人之父为仆”的鬼蜮伎俩是很显然的。于是纠正了前面县官和代理县官的误判”^⑰。

《徐天禧捏造文册案》说到雍正元年,皇帝下令恩赏老妇绢布米石。徐天禧在太湖县空白册里凭空捏造老妇三千四百九十六名,虽驳减八百二十六名,“除实数九百名外,尚浮开一千七百七十名。”^⑱徐天禧进一步追问,像徐天禧这样的“奸吏舞弊,无所不至,领银之时,偷天换日,定有奇谋。”而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发生,与上司的包庇有着密切的关系”^⑲。

《王赐俊等争认祖坟案》说到王赐俊特别刁诈。以争祖坟为名,“志在诈骗”^⑳。《方弘正假谱强葬案》说到方弘正“假谱强葬”,“生员方元县供议修家谱,生员秉笔,谱所以尊祖,并以传后,慎毋蹈鬼蜮故套,为识者嗤笑,且令尔祖若宗,痛恨于地下。”^㉑徐士林是想通过此案的处理,杜绝假造家谱的现象,倡导严肃的修谱之风。

《吴澜听唆诬告案》说:吴澜是一瘫痪之孤儿,和兄姐一起依伯父道俨为命,当时父亲留下遗产是八石四斗田及屋基竹园,康熙五十六年时,兄亡姐嫁后,道俨将吴澜父亲留下的产业交

给吴澜,以便其“娶妻另爨”,可是吴澜不守祖业,几年便荡然一空。吴澜于走投无路之际,构陷叔父,诬称叔父得了他二千石田利。吴澜荡产过程中,道俨曾买澜田二石九斗,园基一半。但这笔买卖中,道俨付的价比卖给外姓的还要高。卖给谢、王、万、汪、周姓的收入也全归了吴澜。雍正四年,吴澜曾上控,让道俨加添给吴澜三十两银子,但吴澜后来却声称他只领了三十千文,道俨看到吴澜存田无几后,曾让儿子超士出银十一两,留澜田种一石,“凭侄吴统士写立合同”,“田听澜永远耕种收租,超士代纳钱粮,不许吴澜调卖。”叔父是想为吴澜的生活留下一道保障,这一出发点也是好的。但继续追究之后,发现吴澜是受了亲戚夏载文的挑唆,不断使叔侄关系恶化。夏载文与吴澜算不上君子,相互“得利则亲,失利则疏,合掌反颜,变幻无常”。夏氏一直隐于幕后,既分吴澜卖田所获之利,又反复挑拨吴澜与叔叔的关系,叔叔想保护吴澜,却总是被误解。徐士林将事实揭于天下,揭穿了夏氏的险恶,为保证吴澜的生活,徐士林还是要求叔叔必须在吴澜夫妻子女四口只有“薄田八斗”的情况下,“每年给澜稻八石,按季支领,免为饿殍。道俨年愈七旬,去世之后,其子亦照例支給,俟澜子成立停止。吴澜亦不得再听奸唆,妄生事端。”^⑩这一判决体现了对正义的伸张和对残疾人的保护。

《杨正常强抢案》说的是安徽有卖田索加的恶俗,但是杨正常却将这一恶俗推进到十分恶劣的境地。康熙五十六年杨正常的父亲杨四智卖田六石与储良相之父,得价二百四十两,后来两次加增又共得银二十八两。到了雍正七年四智之子杨正常忽借悬价为题,抢骡构讼。经中亲议处,储姓出银十六两,以为这样可以平息。第二年冬杨正常竟然又跑到储家“破仓搬稻”,因为当时按时价用稻折了十六两银子,可是第二年春天稻价下跌,杨正常遂寻衅,徐士林认为这属于横行枉法之举,他提问说:“来春稻贱,杨即索价于储,设来春稻贵,杨肯退价于储乎?”^⑪徐士林认为不应该纵容这种刁风盛行,让杨正常交还所抢四十五石粮食,维护储家的正当权利。

《郝霞飞假约刁告案》说的是望江生员曹冈祖莹坐落怀邑郝姓屋后,后遭郝姓砍伐树木。

刁蛮之风有时也导致生员遭人算计^⑫。

在安徽地方,一些读书人因为无缘升格,遁入讼师行列,以构讼为谋生手段,极大地恶化了地方社会风气。有的强词夺理,有的捏造证据,兴起了众多的讼案。徐士林本着树立正气,秉公执法的原则,重审了一批积案,平复了一批错案,使地方社会风气为之廓清,社会秩序得以安定。过去有些学者从讼案中看到了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,我们觉得讼端增加未必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,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地方社会痞子化的表现。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士子们不注重道德建设有关,亦与科举制度下应试士子过份拥挤而导致的斯文扫地、生计难维密切相关。徐士林试图扭转这种局面,只能靠士子的道德自律,但这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特别无力。

注释与参考文献:

[明]汪天锡辑《官箴辑要》的《宣化篇·治习》。

陈全伦、毕可娟、吕晓东主编《徐公谏词——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》,齐鲁书社2001年版(以下简称《徐公谏词》),第641页。张小也已利用该文献写过“清代的坟山争讼——以《守皖谏词》为中心”的论文,见氏著《官、民与法: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643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261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272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128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184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188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205页。

《徐公谏词》第216页。

⑪《徐公谏词》第591页。

⑫《徐公谏词》第528页。

⑬《徐公谏词》第299页。

⑭《徐公谏词》第638页。

⑮《徐公谏词》第280页。

⑯《徐公谏词》第632页。

⑰《徐公谏词》第49页。

⑱《徐公谏词》第55页。

⑲《徐公谏词》第67页。

⑳《徐公谏词》第294页。

㉑《徐公谏词》第288页。

㉒《徐公谏词》第628页。

㉓《徐公谏词》第623页。

㉔《徐公谏词》第572页。